

艾丽萨·库珀

(ALISSA COOPER):

好的。现在离整点过了两分钟，我想我们应该开始了。我知道有的人还在连接，希望很快大家就能连上。和平常一样，我们会按照 Adobe Connect 日志来点名，秘书处正在做这项工作。

但是如果有人在电话线上但不在 Adobe Connect 中的话，能不能现在就提出来？

好。听起来每个人都在 Adobe Connect 上了。很好。在投影中你们可以看到，按照议程，我们今天安排了两小时的电话会议，有很多材料需要讨论，从帕特里克 (Patrik)、默罕默德 (Mohammed) 以及我本人从 NTIA 收到的信函开始。我们将进行 CWG 提案三的评估。沃尔夫-乌尔里希 (Wolf-Ulrich) 将主持这个讨论。

我们将讨论 ICANN 董事会主席对我们有关合同声明的回复。第 90 分钟是一个分水岭，那时我们可能讨论到议项三，在 90 分钟后，我们的口译员将离开，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尽量在前 90 分钟内讨论尽可能多的实质内容。

之后在会议结束时，会谈到一些行政上的问题，会议记录的批准以及未来的会议和电话会议的时间安排等等。我们把这些内容放在最后，因为我们知道那时我们的口译员会离开。所以现在，有没有人想要补充其他议项或者对议程有什么意见？请在 Adobe Connect 中举手。

注：下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抄录而成的 Word/ 文本文档。虽然抄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未知发言人： 你好，艾丽萨。我们听得不是很清楚。抱歉。

艾丽萨·库珀： 好。我可以大点声说。

丹尼尔·凯伦博格

(DANIEL KARRENBERG): 艾丽萨，我是丹尼尔。我听到的声音很大很清楚。

艾丽萨·库珀： 好的，那就好。希望不是我这边的问题。

好。既然大家对议程都没有意见的话，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手头的五个议项，从我们收到的 NTIA 的信函开始。秘书处将展示这封信。我想各位对它都很熟悉了。它的发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几周的时间。

我想，你知道，NTIA 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就是，获取有关移交计划的情况以及时间框架的更多信息。实际上我只想先讨论几个事项，然后再就我们如何[听不清]这封信征求各位的意见。

我把所有这些都写进了一封电子邮件，前段时间这封电子邮件已经在清单上分享。所以我想，首先，我们有一个逻辑上的问题，那就是，你知道，我们不想只代表我们自己作出回复，我们想要在回复中纳入社群意见。所以我们进行过一些讨论，你知道，我们作为多个选区的代表，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社群，并且…

抱歉，我家里的孩子哭了。所以我们…

未知发言人： 我们也能听到她的声音。

艾丽萨·库珀： 是的，目前她还对 IANA 移交一无所知。但是也许[听不清]或者默罕默德 (Mohamed) 可以接着说，为讨论做一点铺垫。我要尽量让她安静下来，过一会儿再回来。

未知发言人： 她在代表整个互联网社群发声。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PATRIK FÄLSTRÖM):

我是帕特里克，暂时接替艾丽萨。那么，我们收到了这封信。通过阅读这封信你们会发现，当然，这封信可以从许多角度来解读。我个人的反应是，他们要求拿出一个更新的时间表。我们在电子邮件清单上讨论过这个时间表。

在这封信中有一点需要注意，我们之前也讨论过，这个时间表不仅包括从现在起到我们准备好要交给 NTIA 提案的时间，也包括 NTIA 方面可能需要的、开展各项实施工作的时间，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个时间会有多长。

此外还有运营社群实际上需要的实施时间。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要就我们可能要考虑的事项征求大家的意见。下面，我想请大家讨论。目前，在 ICG 中，我们所有人都相信如果我们没能满足所有的要求，现在我们对它的理解是[听不清]，那么我们就在 9 月 30 号之前，延长 NTIA 以及运营社群所需要的时间。

我也理解，如果我们确实需要延期的话，那么我们要延长的是实际需要的期限，不能超过它，也就是说要少于两年，我想，我们先前已经讨论过一个少于两年的潜在延期。

我确实看到评论中已经提出了一些意见，但是我想在这里听听一直在思考时间表问题的 ICG 其他人员的一些意见。请讲。

沃尔夫-乌尔里希，请讲。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

(WOLF-ULRICH KNOBEN):

好的，谢谢。我是沃尔夫-乌尔里希。首先，为了完全理解这里的流程，我有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理解 NTIA 有关时间表的这个问题？据我了解，NTIA 发出了两封信，一封是给我们 ICG，还有一封是给 CWG。所以我对它的理解就是，我们也被认为要对管理权 CWG、CRISP 以及 IETF 小组的这个方面负责。

这就是我的理解。那么问题来了，我的理解对不对？或者说，这个问题要如何看待？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谢谢沃尔夫-乌尔里希。我的理解和你完全相同。也就是说，问题是抛给我们 ICG 的。如果非要很挑剔、很具体来看，这封信不是[发给整个] ICG 的，而是发给我们主席的，要求主席们回复我们认为实际时间表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们在 ICG 内部达成了协议，即除非确实得到整个 ICG 的支持，否则我们作为主席就不公开表态。

当然，在 ICG 表态时，人们可以质疑那是否达成了必要的共识，但是我其实希望我们不必追究这些细节。

话虽这么说，但在收到这封信时，我的理解和你完全一样，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考虑所有三个运营社群实施他们提案所需要的时间，不管他们提出了什么。至于另一封发给问责制 CCWG 主席的信，他们必须负责实施他们在 IANA 移交部分需要开展的工作，这部分工作根据他们向我们作出的解释，就是实施他们在所谓的试运行之下 — 或者不管他们的用词是什么 — 所要采取的措施。

所以我想，我的理解和你的一样。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 好。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艾丽萨，有请。

艾丽萨·库珀： 谢谢帕特里克。的确，关于我们如何回复 NTIA 的来龙去脉，我想再解释一下。我想，我们可以把目标定为在 ICANN 53 之后不久回复 NTIA，也就是在信函中提到的，对他们要何时投入给出建议。我想，作为代表，我们应该利用从现在起到那时之前的这段时间回到[听不清]和号码社群，以便能够从这两个社群带回来一些关于实施时间表的意见。

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是最好的，显然，当规划的更多内容完成时[听不清]实施很可能会更困难。但是从根本上说，我想我们作为代表可以走到我们自己的社群当中，征求有关实施时间框架的具体意见。这一点我们讨论的不是非常多。然后再及时将这些意见带回来，由 ICG 整理所有这些意见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之前的面对面会议上讨论，之后再将它并入到我们的回复当中。

这就是我建议我们去做，保罗和我在做这件事上反复地交流过。所以我很想知道，其他人是否认为征求运营社群的意见是一个可接受的途径。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沃尔夫-乌尔里希？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 是的，谢谢你的说明。所以我们对此有着相同的理解。所以我看到关于时间表这个要点，这是一个实施问题，或者说，关于实施水平的问题，这个问题必须在我们交给 NTIA 的提案中得到解决。换句话说，我的理解是，一方面，信函要求先提交提案，然后是提案的实施阶段。

另一方面，我对 CWG 提案的看法是，目前在公众意见征询中，他们正在讨论某种一致的框架，实施后这个框架必须进一步发展为详细的、全面的职能移交规划。所以我的问题是，这方面目前我不是非常清楚，他们所指的这是某种实施，还是实施规划，或者它的背景是什么。

所以目前我有点儿困惑，提案要包括实施规划的一部分，还是覆盖整个实施规划，到多大程度，这对时间表有何作用和影响。这是一个开放问题，我也将它放到评估当中，稍后我会谈到这个评估。我想我们应该讨论这个问题。

也许更接近 CWG 设计的人可以来说明一下。谢谢。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非常感谢你的发言。我想我们对细节的追求应该是，对我们而言我想重要的是讨论如何才能回复信函，至少我对信函的理解是多多少少能够回复比如说我们是否认为需要延长期限，是或者不是。

并且这个延长期应该是两年，还是更短的时间。我们对细节的探究不必超出我们被要求作出的回复，当然，我们不想退回到我们曾经研究过的预算和资源分配上，我们其实不想在三个月里时不时地改变主意，说的话前后不一。

所以我想，信函中的问题就是多多少少向 NTIA 说明我们的想法，鉴于我们处在多利益相关方自下而上流程的顶部，如果你们理解我说的，就是要说明我们建议 NTIA 对这些合同怎么做。除此以外别无其他。

我想，根据我所听到的以及我自己的想法，也许我们需要延期，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表述它。现在我看到很多人举手了，让我们一个一个来。保罗，请讲。

保罗·威尔逊 (PAUL WILSON): 嗨, 我是保罗。因为连接问题我这里的语音断断续续, 希望你们能听到我说话。关于延期, 我认为如果我们假定延期的要求是合同真正在这段时间内继续有效的話, 那么我们想要的不是延期整整两年。我的理解是, 延长合同期两年但仍允许 NTIA 提前终止、取消或者结束它。我认为这是这个模型的一个基本部分。

如若不然, 如果延期两年意味着两年的合同, 那么我认为这不符合对我们工作的总体期望, 而且引入了一个全新的问题和范畴, 即两年后怎么办。我听到有人谈过关于延期更短时间的可能性, 比如一个或三个月, 虽然我没有跟踪关于它的最新进展, 但人们似乎更倾向于这个可能性, 即便是保证两年的延长期可以提前结束。

希望我已经说清楚了。谢谢。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非常感谢。丹尼尔?

丹尼尔·凯伦博格: 好的, 我是丹尼尔。我认为你们应该进行一些讨论, 但是在我看来, 普通的两年延期很可能不会给社群反馈正确的信号。在我的脑海中有另一个问题。我个人比较关心我们作为一个整体, 作为多利益相关方、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型在社群中给人们留下的印象。

我们不得不承认, 我们将不会对完整提案设定截止日期。我个人想知道的是, 为了留下更好的印象, 让反对者无话可说, 可不可以建议接下来进行部分实施或[附带权利]实施, 既然其中两个社群的工作有了较大进展。

在某些情况下，也已经有了一些实施规划。所以我想知道在 ICG，我们会不会考虑分阶段实施和移交，以便展示一些实实在在的流程。再次说明，这是为了避免其他人对我们完全不起作用的指责。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非常感谢。玛娜尔？

玛娜尔·伊斯梅尔

(MANAL ISMAIL):

好的。谢谢帕特里克，也谢谢各位带来的头脑风暴。我也谈谈我的想法，因为我有点儿困惑。比如说，如果运营社群，假设实施工作大概需要六个月时间，那么这是否意味着 ICG 将提案提交到 ICANN，然后提交到 NTIA，然后我们会有这个评估期，它有多长我们尚未通过美国政府得知？

那么，如果我们假设实施工作大概需要六个月，那么这是否将成为延期的期限？我的意思是，一切是否都将在同一时间就绪？就像一个开关，我们会在某一天拨动，这时合同到期，书面上的一切都已实施。

我的意思是，这在实践中如何操作？如果合同可以提前取消，那么不管同意的期限有多长，这是否也是一个选项，还是说我们将会得到一个实施信号，这个信号也将分享到所有运营社群。但是再次说明，我的理解是，实施工作与合同延期是完全对应的，对吗？

喂？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我在听，你能重复一下你的问题实际上是什么吗？

玛娜尔·伊斯梅尔： 我问的是，实施工作的时间表是否和延长期完全对应？

艾丽萨·库珀： 我是艾丽萨。你介意我在这里插一句吗？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请讲。

艾丽萨·库珀： [听不清]。所以基本上我认为，在合同到期之前我们要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提案必须要完成，因为 NTIA，美国政府要评估它。提案中的详细规划必须要实施。根据我对 NTIA 信函的理解，在这三个阶段结束时，才能让合同到期。

所以我想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两个在社群控制范围内的事项，也就是提案本身的完成，以及实施。我想，正如帕特里克所暗示的，我不希望我们自寻烦恼，你知道，提供有关合同应如何到期的一些指导，是否应该有更长的期限，或者延期选择，等等。

我认为这些是 NTIA 要考虑的事情。他们要求我们考虑的其实是一些我们有控制权的事项，那是整个难题的一部分，以及我们认为这些事项要花多长时间。我想，在这两个事项中，提案本身已经完成。我们希望从现在起到秋天的这段时间做一些工作，ICG 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要负责确定我们需要多少时间来做这项工作。

当然这个问题可以讨论。然后实施在提案中写明的实际内容。我想在这个背景下，包括像[听不清]在内的事，它们并不是现成的，然后是章程，所有这些事情都要去做。如果没有现成的协议，就要设置协议。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来自运营社群的意见，才能了解这些步骤需要多长时间。

我不认为我们要给 NTIA 一个日历，注明我们认为所有这些事情将在什么时候发生，因为期间美国政府会有一个评估期。所以，你知道，他们只要求我们就我们有控制权的事项提供意见，而不必给出一个日期说“我们认为[合同]将在这个日期到期。”

希望这样说得比较明白。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卡沃斯，我看到你其实比其他人先举手。所以下面我要请你发言。

卡沃斯·阿斯特

(KAVOUSS ARASTEH):

没关系，帕特里克。NTIA 的问题在第二部分，到最后。这个问题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更难一些，也就是完成移交规划。第二部分，[听不清]。我们必须接受这一点，它包括移交规划的问题和移交规划实施的问题。

回应移交规划是 ICG 份内的事。实施规划，我想，ICG 没法谈论实施时间，因为这主要取决于 CCWG 和 CWG。我认为，让 ICG 来负责获取或估计实施时间表是不合适的。我们应该讨论移交规划，增加实施工作的要素，并表明实施工作取决于另外两个社群，或者另外两个实体，即 CCWG 和 CWG。

CCWG，根据今天的时间表，他们的实施是在 2016 年 6 月 16 日。但是它并没有[听不清]提到 CWG 要求的所有方面都要在这个时间前就绪，或者需要在[当前的结果]中表明是 2016 年 6 月。因此，我建议我们把自己的工作限定在移交规划上，并补充说明那取决于实施，这就是问题的答案。

我们不应[听不清] NTIA 和 ICANN 的 IANA 合同可以延期多长。这超出了我们的权限，也超出了我们的职责。我们不应承担一个那么大的责任。我们应该表明我们可以做什么，以及其他人期望我们做什么。把它留给他们去讨论，至于发送给 CWG 的相同信函，我相信 CWG 将会答复。

根据这个答复，我们可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上审视这个情况，并努力做一些工作，但再次强调，那不会是关于实施的事项。它不在 ICG 的范围内。它更多地和 CCWG 和 CWG 有关。谢谢。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非常感谢。我个人理解并同意，我们应该研究 ICG 自己作出回复所需要的时间。并且我们应该在[听不清]中运营的背景下得出结论。

未知发言人：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三个阶段。第一个是我们需要征求所有社群的意见。目前我们仍在等待一个社群。所以我们要有感觉，CWG 认为什么时候能给我们提案。这样，我们就有一些时间来做自己的工作，它已经显示在图表上，我们可以增加它。

我们制定的时间表文件说，实施将在提案递交后马上开始，所有这些事情都将同时进行，除了根区批准流程之外，这个流程在合同取消后才能更改。最后一点工作实际上只有在 NTIA 合同结束后才能进行。

我想对于这类瀑布式流程以及发送给 NTIA 的任何回复，我们都必须作出解释。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非常感谢。马丁？

马丁·博伊尔

(MARTIN BOYLE):

谢谢帕特里克。我是马丁·博伊尔。我想先回到有关失败的意见上。我想作为一个讯息，那是完全原始的。我认为从所有不同社群已经完成的工作量来看，所取得的进展是非常突出的，毕竟他们所面对的问题较为复杂，外展和涉及不同背景人员的数目较多，而且工作的开展也非常小心谨慎。所以我想，在我们谈论时，我们其实应该谈论流程的成功。当然是流程的出色工作，而不是我们进行这一流程时的同事[原文如此]。

我还想谈谈先前提出的另一个意见，也就是建议分阶段移交。我想 NTIA 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那不是给他们的选择。对吧，现在回到 NTIA 信函的讨论上。我想实际上，我们有所有…虽然不是所有事项都属于我们的工作范畴，但是我们知道要问谁来获取各种各样的要素，然后我们可以把它们综合起来，试着确定解决方案是什么，[听不清]的实际时间是什么时候。

事实上，我不同意说我们不应该就一些实施范围去问他们的观点，这个“他们”包括 ICANN，因为他们可以确定像章程变更之类的事项…显然，我们不能问的是 NTIA 的时间范围，但是事实上，一旦我们向 NTIA 递交了提案，他们研究这个提案，ICANN 和其他参与的各方就没有理由不能确保自己已经把所有琐碎事项串连起来，这样章程变更，或者新组织结构的设立就能相对较快地进行。

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琐碎事项综合起来，那么只要我们问对问题，询问各部分工作需要多长时间，那么使用我们自己的时间表就相对容易，把它们综合起来，至少提出一个最佳情景，说明我们认为一切会在何时准备就绪，只要 NTIA 允许在该日期之前按部就班开展工作。

所以我会非常非常谨慎，避免说“我们不能做这个。我们不能做那个。我们不能做其他。”实际上他们希望我们成为一个协调小组。我想我们应该走出去，接触不同的伙伴，让他们来确定各个要素，然后由我们进行综合。

我要说的最后一点就是，关于域名的跨社群工作组，我看到他们的最后一个图表上显示，他们相信他们能够在 6 月 25 日让我们拿到提案。这可能是乐观的预期，毕竟还要进行协商并综合协商意见。但是我认为我们的工作必须建立在他们认为哪些事项可以实现的基础上。谢谢。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非常感谢。拉斯？

拉斯·芒迪。

拉斯·芒迪 (RUSS MUNDY)： 你们能听到我的声音吗？我开了声音。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可以。

拉斯·芒迪： 好的，很好。我要回应先前卡沃斯的意见，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我想他说的是实施方面其实只和域名 CWG 和 CCWG 的提案有关。我认为那实际上并不准确。我认为有一些实施细节将来自其他运营社群。

这些细节要小得多，也许影响也更小，但是我认为它们也必须要考虑到，不管它们是 CRISP 提案中确定的合同，还是从 ITF 回来的一些事项。我认为，同时也是从聊天室中的一些讨论来看，作为一个协调小组，我们的工作其实包括向所有运营社群征求有关他们规划实施的意见，因为他们最了解这方面的最新情况。

依我看，在 NTIA 提出的问题中，显然只有一个问题我们有答案。我们能否自己拟定一个截止日期？我想我们都知道不能。但是我不认为我们要明确说明合同延期多长时间，不管这个时间是多长。我认为这应该留给 NTIA 去决定。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我们知道什么，我们认为最合理的估计是什么，然后让他们决定合同方面要怎么做。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非常感谢。米尔顿？

米尔顿，我听不到你说话。

米尔顿·穆勒

(MILTON MUELLER): 现在你们能听到我说话吗？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可以。

米尔顿·穆勒:

好的。我是米尔顿·穆勒。我想对拉斯的观点再做一点补充。关于需要什么样的延期水平，我们进行了非常激烈的讨论。它应该是三个月、六个月，还是一年、两年等等。首先我要说，我不认为这是 NTIA 问我们的问题。它…他们没有对我们说，“你们认为需要延期多久？”

我想他们想要从我们这里得到的是一个修订后的时间表，他们将决定需要延期多久。至于跟他们说“不要延期超过多久多久，因为那看起来不明智”，我不认为我们对此有任何发言权。如果我说的不对，如果还有人有其他信息，欢迎进行指正。

我要说的另一点就是，在所有这些关于时间表的讨论中，我认为我们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未来可能无法达成共识，或者说在选择方面可能缺乏一致的观点，特别是在此阶段我们已经提交给 NTIA 的信息。

在我看来，现在我们还有八月份的公共评议期，我们不知道它是否会产生协议和共识，或者是否会要求进行重大修订，我们安排了额外一个月的时间来进行修订，这个时间，我认为，就域名的情形而言，可能是非常乐观的估计。

所以我的意见说到底就是，我不知道我们要告诉 NTIA 什么，既然这个时间表不受我们控制的话？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非常感谢。艾丽萨？

艾丽萨·库珀:

谢谢你，帕特里克。我赞同拉斯·芒迪和马丁所说的，也许我也可以试着回复一下米尔顿。我认为，作为一个协调机构和收到来函咨询提案最终时间和实施时间的机构，我们当然能够收集这方面信息并将它发回给 NTIA，即便是在我们自己，我们这 32 个人目前还没有掌握这个信息的情况下。

我同意拉斯·芒迪说的，实施中还有其他一些不属于 CCWG 范畴的事项，这些事项也需要反馈给 NTIA。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不回答 NTIA 提出的问题，我们可以轻松地走进运营社群获取问题的答案并给予反馈，我想这是他们期待我们去做。

所以这就是我希望我们去做的事。我想，对于米尔顿的问题，我们可以尽最大能力去做。我们无法对每一种可能性作出规划，显然，如果有的事项不能达成共识，或者需要进行重大修订，那么一切将花费更长时间。但是我想，我们不妨试着估计在相对顺利的情况下完成提案需要多长时间，同时把编辑和修订时间，以及反复回到社群中讨论的时间考虑进去。

屏幕上显示的就是我尽力整理的内容。所以我想由我们作出回复是完全合理的，请看屏幕，假设一切进行得相对顺利的话，我们的定稿流程要花四个月，实际上就是从我们收到域名提案的时间算起四个月。如果我们能够走到社群中问他们，“你们要花多长时间来实施自己的规划？”假设它得到批准[听不清]修订，他们回过头对我们说“对一个 SOA 进行谈判可能需要六个月”，或者所有需要对域名方面作出的变更。

这些很可能要花费六到九个月时间，或者给出一个范围等等，这类信息就是我希望我们反馈给 NTIA 的。告诉 NTIA，我们目前的粗略猜测是完成提案要一个月，实施提案要六到九个月。我想正如米尔顿和其他人说的，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告诉他们如何或是否延长合同期限上，而是告诉他们我们认为在我们控制下的[听不清]需要多长时间。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谢谢。卡沃斯，请讲。

卡沃斯·阿斯特： 好的。拉斯·芒迪可能误会我了，我没有明确任何[听不清]。我没有说我们不能谈论实施。任何问责制的实施都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我们三个社群，其中两个，从他们所说的话来看，他们不能增加任何类型的问责制，因为今天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第三个，也就是[听不清]，要求问责制取决于 CCWG 在下列方面的问责制，即 ICANN 预算、社群赋权[听不清]、审核与[听不清]以及[听不清]。

这些是 CWG 要询问 CCWG 的问责制，CCWG 将它放在总体建议中，使它得到进一步发展，因此，它们没有任何特定的状态，除非他们有对 2016 年的某种猜测。所以我没有说我们不应该谈论这个移交规划和实施。对与问责制相关的实施工作我们应该慎之又慎，且不应让自己牵涉其中，因为那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范围。

我恳请不要评判我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非常感谢…

卡沃斯·阿斯特： [串音]谢谢。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非常感谢，卡沃斯。我想你的讯息很响亮也很明确，我们都接收到了。我也想总结一下，这封信同时发送给我们和 CCWG 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那意味着我们双方都可以根据自己所处的情况进行回复，我想这是我们要鼓励的。

我听到有人要发言，玛娜尔，请讲。

玛娜尔·伊斯梅尔： 谢谢你，帕特里克。我只想[听不清]。我相信，在对信函的回复中，我们将会回答实施所需要的完整期限。那么考虑到最终提案本身，这是否暗示着提案也应当包括关于实施细节的一些信息？还是像迁移规划或移交规划一样？

还是被看作运营社群的一个内部工作规划？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我的第二个问题是，现在为了制定实施时间表，我们需要征求三个运营社群的意见。所以这取决于 CWG 的意见，而且我相信，CWG 也要依赖 CCWG 的意见或者与 CCWG 的协调。

那么在时间表的同步上这要如何操作？CWG 能够在他们的最终提案最终提交之前反馈实施所需的信号吗？我知道我们不能代表它来回答。我只是想表达我的顾虑或疑问。谢谢。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谢谢你，玛娜尔。我要回答你的最后一点，也就是关于 CWG 的实施时间，以及在 CWG 的实施工作方面，他们需要从 CCWG 那里了解多少信息。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当然不能用茶叶来占卜，然后据此断定 CWG 需要的是什么、他们是否能作出回复。

我想这是艾丽萨建议我们期待和关注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努力和 CWG 互动，了解他们的看法。如果他们认为，由于他们以外的事件，他们不知道，也没有什么想法，例如，CCWG，要由他们来告诉我们。但是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们，所以我想我们[听不清]是不对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个人认为与各个运营社群通过非正式联系进行互动是我们接下来一到两周内要做的工作的原因之一。接下来依次有请晓东、让-雅克发言，之后我想我们就完成了这个议题的讨论。之后我想知道艾丽萨能否尝试做一个总结，如果不能，我将做一个总结。下面请晓东发言。

李晓东： 好的，我是李晓东。能听到吗？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可以，你的声音很大很清楚。

李晓东： 好。我是李晓东。我有一个重大意见。我认为，作为 ICG 成员，我们代表的是这个社群，也要联系不同的社群。所以我们有必要获取有关实施的必要信息。所以我认为[听不清]关于如何实施它、实施它要花多久，那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另外一点，你知道，我们不能影响美国政府的决定，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社群，我们有义务在社群的[听不清]行事，将讯息传达给他们。我们不能作出决定，但是我们可以传达讯息。对，以上就是我的观点。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非常感谢。最后请让-雅克发言。

让-雅克·苏布伦内

(JEAN-JACQUES SUBRENAT): 谢谢你，帕特里克。我是让-雅克。我想强调一个事实，那就是 NTIA 发出的信函存在歧义。因为他们使用的“实施”一词，根据社群 CWG、CCWG 等的估计，是指他们的实施工作。但也必须考虑美国政府所需的实施时间，这是 NTIA 自己的意思。

所以在我看来这里其实有两件不同的事。一方面要估计，我们的社群认为，对他们而言，要着手实施所需的条件。的确，这部分我同意帕特里克的建议，我们应该与我们的社群互动。

第二件事，我认为我们应该谨言慎行，它是美国政府的最终实施工作，美国政府有自己的限制、政治日程等等。所以我们不能参与到第二个猜测当中。NTIA 或整个美国政府，在他们对 NTIA 的回复中，或许应该指出这里存在歧义，它是两件事。使用相同的措辞，加引号的“实施”，是不恰当的。

我们可以更委婉地指出这一点。但不是说我们只能回答第一部分，而我们不能也不应回答第二部分。我非常希望主席能回复。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非常感谢。艾丽萨，有请。

艾丽萨·库珀： 好。那么我试着总结一下。我想我们已经达成高度一致，我们知道我们和社群将需要[听不清]更多时间，那将超出九月份到期的当前合同。我想，就我们眼前的回信任务而言，人们似乎同意我们作为社群代表，走进[听不清]收集有关实施时间框架的信息。

尽管对于实施意味着什么、实际上要做什么、在这个时间内应该进行哪些步骤还有一些模糊不清，所以我想我们可能需要对此进行更多的讨论，直到人们认为它很清楚，但是对我来说，你知道，如果我必须走进 ITF 社群并对他们说，“好，我们要告诉 ICG 实施我们的规划要花多长时间。”有的人可能会问我，“你说的实施是什么意思？”

所以未来几天或许我们可以明确一下这个概念，然后作为代表，走到社群中去获取这个信息。我想在域名社群中可能有一点棘手，因为他们的规划本身仍在制定当中。那没关系。再次说明，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催促他们反馈，我想几周后随着大量工作和公共评议期的结束，我们将会获得更多信息，了解域名社群能否给我们提供相关意见。

所以我建议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电子邮件清单上厘清这个实施的概念，然后决定把有关它的问题带到已经完成自己规划的社群当中。之后就等待域名社群的情况，当我们看到提案本身的进展时，就会收到实施[听不清]社群。

之后我们要做的另一件事就是，我们今天还没有讨论到，但是有望在清单上和下一次电话会议中讨论，它就是你们在屏幕上看到的，ICG 对提案完成流程[听不清]的时间量。这依然是我们需要在流程上达成一致的事项，我们可以在电子邮件清单上和下一次电话会议中继续讨论。

我漏掉了什么吗，帕特里克？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没有，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总结，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你要继续主持会议吗？

艾丽萨·库珀： 可以。下面我们要交给沃尔夫-乌尔里希，因为我们的下一个议题就是他的预评估。下面有请沃尔夫-乌尔里希。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 大家好。我是沃尔夫-乌尔里希。下面我们进入第二个议题，关于所谓的 CWG 提案预评估。首先提醒大家，为什么我会提出这个建议，是因为时间问题。我的想法是，我们如何利用公共评议期内的这段时间，更好地了解或评估，完成后的提案能否满足 NTIA 所设定的标准[听不清]。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理解所有提案，处于公共评议期的提案草案，应该在公共评议期开始后发给利益相关方，发给不同的咨询委员会。在这些利益相关方团体中，可能有更多的意见，对这个提案可能有更多工作要做。

不过，这个所谓的预评估的目标不是评判提案本身的内容，而是试图了解在那之后它是否真正完成了。如果可能的话，直接向 CWG 提出问题，不是通过公众意见的形式，而是在必要时单独提出，以便指导他们，告诉他们我们对这个提案有哪些期望。

这是指导的基础。我曾看到[听不清]试图对提案进行预评估。当时我所做的就是，使用相同的格式，相同的表格，它们与我们对 CRISP 提案和 IANA 规划提案所用的格式和表格相同。浏览不同的问题，并试着寻找它们的答案。我发现有的问题我没法回答，因为相关流程仍在进行。

事实上，到最后对我来说提案有一个主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曾在这里讨论过，花了将近一小时的时间。这个问题就是对实施水平的理解，它应该在这个提案中涵盖，然后才能发给 NTIA。

问题是要避免，NTIA 可能[听不清]实施或者实施规划涵盖哪些方面，范围有多大，有多细致。对我来说，这一点尚未解决。这就是我看到的主要问题。关于这个预评估的所有其他要点，它可以很快地进行。你们可以看到，对它的回答寥寥无几。

比如，我们看看这一点。Adobe 屏幕是我在控制吗？还是每个人都可以控制屏幕？[听不清]操作员。

艾丽萨·库珀：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控制。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 好。让我们翻过五页，到第二页，一致性是 [RFP] 对所有人的要求 [包容性]。所以，前两个问题还没有得出结果，因为我们还在等待意见，[听不清]提案完成之后的意见。

共识的定义问题可以回答。提案中共识的定义是不同的，对我们如何定义共识这个问题可能要有统一的理解。但是它的定义建立在对 CWG 理解的基础上。

第三页，共识尚未达成。好，这自然是因为工作还在进行。然后到第三页，达到 RFP 要求。在评估中我们设定了评估标准，第三个标准我已经提到过，就是提出移交后监督和问责安排的问题。

这是…这里要提出什么建议。在我看来，有两个步骤。第一步是相同提案所探讨的，提议的 IANA 应该是什么样子。第二个必要步骤在这里可以看到，这是移交规划的[公布][听不清] IANA 职能运营商的继任者。

这个规划应当在移交后的 18 个月内制定出来。所以在我看来，这不够仍然是一个问题。或者我们是否应该在移交进行之前多做一些工作。

接下来在 NTIA 标准方面，我发现这个标准可以针对[听不清]现在的提案。其他人可能有不同意见，但这是我对它的印象。并且非常[听不清]针对政府，潜在由政府领导的组织解决方案的标准，这不适用于当前提案的情况，因为它所提出的结构不是由政府领导。

所以暂时就是这样。我如何看待它。对我来说唯一一个没有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如果要说的话，有关运营规划的问题我会把它交给 CWG。所以我想知道，既然我已经发出了这个预评估，在此期间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目前在清单上还没有任何意见，但是我欢迎大家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我们的预评估要怎么做，我们是否应该继续还是先放着不管，等待公共评议期的结果，之后再开始这个真正的评估。以上就是目前的情况。谢谢。

艾丽萨·库珀：

谢谢沃尔夫-乌尔里希·米尔顿。

米尔顿·穆勒: [听不清]我的麦克风有用吗?

艾丽萨·库珀: 有, 我们能听到你说话。

米尔顿·穆勒: 好的。沃尔夫-乌尔里希已经意识到提案尚未完成。你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我对某些部分有问题, 这些部分让我感到疑惑。显然就 NTIA 标准而言, 我们要处理的不是一个政府间组织。我们当然是依赖一个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你可以举出更好的例子, 它如何包含 DNS 的稳定、安全与弹性。

但是客户的来源是一个问题, 我不理解你的最后一段在说什么。你说注册管理机构, 在提案制定流程开始时, 拒绝保持现状, 不做出任何大的结构变化。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拒绝保持现状。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 抱歉, 应该是倾向于保持现状。

米尔顿·穆勒: 倾向。好的, 是倾向。那么, 对, 我想有的注册管理机构确实是这样。显然不是所有注册管理机构都这样, 因为我们有一些 ccTLD 支持合同, 并且认为对此存在许多争议。我就是想知道你为什么会有那样描述。

艾丽萨·库珀: 沃尔夫-乌尔里希, 你要回应吗?

[串音]

米尔顿·穆勒: 我可以在线提出对它的编辑。既然我已经知道了你的意思, 我想我们不必现在在这里讨论它。我们可以在线讨论。我讲完了。

艾丽萨·库珀: 谢谢米尔顿。我有一个问题, 沃尔夫-乌尔里希。我不完全明白你在 RFP 要求三中标注的一个项目, 你说[听不清]提案对比 IANA 职能运营商继任者的移交规划。那可能不必在移交之前定义。

当你谈到移交规划时, 那是脱离 PTI 的一个移交规划吗? 如果社群选择不继续将 PTI 作为 IANA 职能运营商, 那么就需要有一个移交规划来定义脱离 PTI 的移交工作? 我的理解有误吗? 抱歉, 我并不完全熟悉提案的所有细节。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 我是沃尔夫-乌尔里希。根据我对提案的理解, 之后米尔顿, 或者本小组的其他成员可以更好地[听不清]。但是如果我没有读错的话, 它是在[听不清]上的章节中, 向 IANA 意向职能运营商的继任者移交的框架。所以很遗憾, 你知道。这里是…

这个提案只能涵盖或概括向那个运营商移交的框架。但它只是一个框架，必须进一步扩充更多细节。所以，我猜想，扩充它需要 18 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这是否对规划本身有影响，或者就是一个占位符，表示有些内容需要扩充，或者…

为了向 NTIA 明确有哪些预期，难道不需要制定出更多细节吗？这是我在这里提出的问题。

艾丽萨·库珀：

好。谢谢，我能更好地理解了。在座还有其他人对沃尔夫-乌尔里希的预评估有问题或意见吗？

或者有没有其他想法，基于你们自己个人目前对[听不清]提案的理解，我们可能要向 CWG 提出哪些问题或意见？

好。我先前说的意思就是，我认为在这个提案中细致程度的问题肯定是一个相关问题，但是从[听不清]等等出发，我也理解有很多细节仍在制定当中，小组成员非常清楚还有更多必要的细节正在制定。

但这其实是我们必须要问的问题，不过我知道这个问题尚未解决。

我没看到其他人举手，所以我想我们可以…我好像看到有一个人举手了？没错。卡沃斯。

卡沃斯·阿斯特： 我想评估是建立在提案在公共评议中所处状态的基础上，社群在意见中对[观察者]得到的这些肯定答复有何判断。所有证据都表明它取决于社群的判断。也许这类观点应当反复说明，至少在收到公众意见时，让[观察者]知道其他人的观点，即使不是基于自己的判断。谢谢。个人判断。

艾丽萨·库珀： 谢谢你，卡沃斯。我想那正是人们所期望的。你知道，我们努力提前工作，看看此时有没有任何事情是需要去问或者去做的，看起来没有。

所以我想我们可以继续下一个议项。

好。那么下一个议项是关于我们收到的史蒂夫·克罗克 (Steve Crocker) 对我们有关合同及其他协议所作声明的回复。我们大家在清单上都看到了，这里的屏幕上也显示了。我们从史蒂夫那里得到的答复是，ICANN 基本同意我们作出的声明，并承诺在社群流程中公开表明他的立场。

我没看到清单上对此有任何回应，现在就确认一下大家还有没有其他事情要[听不清]。当然我可以给史蒂夫发一封感谢信，这件事我还没做，不过那只是例行公事。但是如果还有人想要谈谈这个回复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讨论。

我看到丹尼尔举手了，但又放下了。丹尼尔，你想说点什么吗？

丹尼尔·凯伦博格： 或许我们可以很快完成它。我想它很直接[听不清]，我们应该感谢 ICANN 董事会主席[留给我们一个机会]然后继续下面的议项。

艾丽萨·库珀： 好。我觉得可以。

我看到聊天室里大家也对此表示支持。好。那么我会做接下来的工作。这是小菜一碟。下面我们继续。接下来我想我们要批准会议记录，今天的会议颠倒了顺序。

好的。我们看到的是上一次在 4 月 22 日召开会议的会议记录。它已经发布一段时间了，希望大家都看了一下。那么，有没有人反对公布这些会议记录。

好的。没有人反对，我想我们可以认定会议记录已经得到批准。请秘书处将它们发布出去。谢谢。

我们的最后一个议项是关于未来电话会议和面对面会议的时间安排。我们做了一些不同的调查表，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谈谈这方面。帕特里克，这个问题由你来谈，还是我来谈？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我想你可以谈。抱歉，我花了点时间来开启声音。所以请继续。

艾丽萨·库珀:

好。所以，我们用 Doodle 安排了接下来的几个电话会议，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持续进行中的事项需要讨论。今天讨论的是对 NTIA 的回复，我们可以在下周的一个长约一小时的更简短的电话会议上接着讨论。届时我们有望在有关实施的问题方面得到更多“干货”，或许我们可以利用该次电话会议来确定我们想要在哪些方面征求社群的意见。

所以那就是我们的下一次电话会议，安排在下周三。我刚才看了 Doodle 调查表 (poll) 来确认这个电话会议之前的一个时间。所以你们目前还没有收到公告，但是秘书处将发出所有普通公告，以及[深度观察]等等。这就是下周的电话会议。

之后请向下翻到六月份，你们可以看到，我们都在 6 月 10 号安排了一个电话会议，预订为两小时。我认为今天的会议进展良好。我发现今天的会议不需要两个小时，但我还是认为，对我们来说能够利用额外的时间是一件好事。我们的会议几乎总是会超过一小时。在我们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做准备的过程中，我们很可能有一些其他事情要讨论，特别是在命名小组的评议期之后。

我们可能要更多地讨论这些时间表等等的问题。所以我们在 10 号预订了一个两小时的电话会议。之后在 ICANN 会议前我们会召开一个面对面会议。我们有 ICANN 会议周。之后我们还会有工作会议，预订在 26 号，是 26 号吗？我想预订的是 25 号。

这个日历上的记录其实是不对的。我想在星期四的 ICANN 会议中，我们预订要在上午召开一个工作会议，在 ICANN 会议上我们可能要进行一些综合性的讨论。再次说明，正如我们上次所说的，在那个会议上我们不会作出任何决定。我们只是在日程上安排这个时间，会议结束时我们可以再次聚首。

我相信那时我们会有事情要讨论。之后到七月份，谢谢珍妮弗 (Jennifer)。我们也预订了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之后的第一个电话会议，也就是 7 月 8 号的一个长达两个半小时的电话会议。这是，你知道，再次说明，秘书处将发出普通日历信息等等。所以从理论上说，在 ICANN 会议期间我们将收到一个域名提案，这对我们来说将是一个紧张的工作会议，我们要完成自己的提案评估，人们有望在 ICANN 会议之后、这个较长的电话会议之前看到它。

所以现在已经在 ICANN 会议后预订了一个长达两个半小时的电话会议。[听不清]变更，如果我们觉得不需要这个时间，那么可以随时取消这些事项，但是我们认为应该将它们放到日程上，以确保预订这个时间。

关于未来的电话会议和面对面会议，大家有任何问题或意见吗？
卡沃斯。

卡沃斯·阿斯特：

好的。ICANN 53 以后的所有事情都是暂定的，要视需要和进一步的条件而定。谢谢。

艾丽萨·库珀： 是的，没错。我们要把它记录下来，以方便大家在日历中保留。但是之后在六月份我们将决定是否需要这个时间。

还有其他意见或问题吗？马丁。

马丁·博伊尔： 谢谢艾丽萨。我是马丁。我们可以回到六月底的会议上来吗？因为我记得好像是 ICANN 周结束时，我们最初说的是在周四。是的，我看到现在它已经转到周五。

艾丽萨·库珀： 不，实际上是周四。日历上的记录不对。它是在周四。

马丁·博伊尔： 好的。好。那我就放心了。谢谢。

艾丽萨·库珀： 我也是。周四晚上我要离开。所以它是在周四。

丹尼尔。

丹尼尔·凯伦博格： 是否已经确定 6 月 25 日周四的这个会议可以远程参加？

艾丽萨·库珀： 我想是的。这个问题秘书处确定了吗？是的。

丹尼尔·凯伦博格：

谢谢乔西 (Josh)。那么我的第二个问题，或者说第二个建议，是明确性问题。暂定是什么意思，在 ICANN 会议后，所有人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如果我们能空出 CWG 提案讨论的会议时间，假设我们已经将它正式预订下来，那么我会非常欢迎。

我认为在六月底临时安排没多大用处，因为可能会有冲突。对于冲突当然[听不清]需要。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听不清]提前六周做计划。

艾丽萨·库珀：

所以你是说在 7 月 8 号的电话会议之后，你希望也提前预订 7 月 8 号之后的电话会议？

丹尼尔·凯伦博格：

是的，我希望这么做。这也是对卡沃斯的一个回应，他说六月份以后的每件事都是暂定的，这给我的印象就是，我们在六月底对七月做计划，那是不现实的。

艾丽萨·库珀：

是，有道理。我想我们很乐意用 Doodle 安排 7 月 8 号之后的电话会议，如果这样更方便大家安排日程的话。我们其实是要这么做，因为那会很长，但是我们可以试着为七月份建立调查表，持续到七月底或八月初。

[串音]

丹尼尔·凯伦博格： 我是丹尼尔。我支持这么做。我们可以随时取消会议。取消一个在我的或者大家的日程中已经安排的会议要比短期内安排一个会议简单得多。

艾丽萨·库珀： 好。可以。除非有人反对，否则，我想，帕特里克，你能不能加入一个行动事项，或者与秘书处研究七月和八月的会议安排？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可以，没问题。

艾丽萨·库珀： 谢谢。

对接下来的日程还有其他意见吗？

好。好的。那么我想本次会议到此就结束了。也许 90 分钟是我们的安全点。我想我们可以拭目以待。感谢各位参加，下周我们将和大家继续讨论。

[会议记录结束]